

好书 共赏

仰瞻成长之姿

——读《我的教育人生》有感

■张霞

内心常生感慨:“哦,原来如此!”再读下去,“哦,可以这样啊!”作者总是一语中的,又满怀温情地体谅一线教师在理论间的迷失,并贴心奉上自己多年实践总结而得的实施之径。

如《基于儿童学习心理的理性风范》一文,作者通过梳理教育发展的历程论证了“儿童中心”的正确性。不过,他话锋一转,又谈到了“抽象意义上的儿童,对于一个工作不久的老师来说并不具有操作意义,儿童立场只是一种精神的指引。”此话让我读后得以自我宽慰。紧接着,作者又细细陈述,抽象的“儿童立场”在日常教学实践中也是有径可循的……读来不觉心动,跃跃欲试。

《我的教育人生》全书中共分为4个篇章:教学心理、思维品质、和谐教育、师徒情缘。每个篇章里都有一至两篇纲领式的文章,如“教学心理”中的《我与儿童数学教学心理》《重提数学教学心理学》,后面才是一个个心理学名词的解析与应用。每每读其纲领性文章时,常常感叹作者的析理通透、用词精准。读到最后,才明了:每一处让人拍案叫绝的精准、通透,都是因其背后有一篇长文做基础,是其长期的教学实践、精细的案例剖析、反复地深入思考浓缩而成的。作者谈数学教学语言用词之精准,皆因“理”已化心间。

读此书,我深感自己教育心理学碎片化的知识得以重新建构和梳理,自己为数不少的惯常误解得以“拨乱反正”,我也常为自己“书到用时才是读书最佳之季”这般浮皮潦草的读书态度深感羞愧。

理论书籍的阅读,常让人背负着严重的自我怀疑:不知所云、懵懵懂懂、词近不辨、读后即忘……环顾四周,理论书海里浅入浅出者众,深得其乐者少,就此放弃者比比皆是。其实,困难从不孤独,作者及其团队的读书历程也充满艰辛。作者之善在于,他愿把自己探到的读书之法倾囊相授:

“我与时间赛跑……多少次从晨露遍地到旭日临窗,我在书的汪洋中采撷着……摘录的资料卡片足有300万字。”

“我们大家用了整整3年时间,啃完了《学与教的心理学》这本著作。”

“那种重解释和质疑,而不是无条件接受的学习方式,定下了我做学生和教师,乃至做人的主基调。”

“大家边读边讨论甚至争论,谈自己的理解,说不清楚的,我们再举教学中的例子加以说明、佐证。”

“读不明白的,我们写信求教,打电话求教;实在不明白的,坐上轮船,奔赴华师大,向作者邵瑞珍当面请教。”

在书中,作者用自己的读书经历告诉我们:读书要舍得时间和气力,读书要学会借助团队、求助高人,读书要有选择、读出关联。

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,教人理,不如教人读书。作者在书里,不仅记叙他毕生所学所研,更是指出读书之径。

“心中有儿童”,谈之易,做到难。但读了作者这本书,却深感其心中有儿童,笔下有温情。

在他的课堂里,学生不仅被看见,更被深度体察。他教学活动的每一步皆是围绕学生展开,每一步皆是服务于学生。书内字里行间,学生的灵动、教师的智慧呼之欲出。

言传不如身教,作者对儿童的温情,正重新塑造着我的儿童观。

合上书本,感触良多。

作者把自己的经典课例在新课程改革的情境里重塑,让我们知道,“经典”允许打破,可以更新。他回顾自己的成长,记录团队的成长,揭示常人之所困,详述解困之道,为更多教师更好地前行增添了勇气。

心灵 火花

爱满小屋

■缪徐

当年,爷爷的小屋和我的老宅都是临河而建的。爷爷的小屋在河的东端,我家的老宅在河的北侧,相距不过20米。记不清爷爷的小屋墙壁是砖砌还是泥垒的了,只记得小屋的门是两块薄薄木板,两扇窗的长宽都不超过1尺,屋顶呈弧形,由稻草盖成。为了防止风吹草散,屋顶上外加了一层用草绳织成的网罩,下系砖头坠紧。虽然屋顶有加固措施,但稻草毕竟抵不过瓦片,因此,每隔一段时间,父亲和两位叔叔都要为爷爷更换一次屋顶。

爷爷的小屋虽然简陋,却很温暖。听父母说,我出生后不久,爷爷就成了我家的义务保姆。生产队里的出工喇叭一响,爷爷就会关上自己小屋的门,到我家来照看我。爷爷看护我时很有耐心,即使有事离开一小会儿,也会十分留心我家的动静,一旦听到哭声,他立马会一路小跑赶回。到了春暖花开的日子,爷爷也会把我抱回小屋,或哼着小曲哄我入梦,或变着花样逗我开心。有一次,爷爷用手比划出了一个“八”字,我竟然也能手嘴并用,有模有样地跟着爷爷比划,乐得他那张没牙的嘴半天没合拢:嘿嘿,这小子神气。

三婶时常唠叨,说爷爷没有一碗水端平。爷爷对我的偏心,从我的幼年时期一直延续到了孩童时代。小时候,我有些任性,为此常常挨父亲的巴掌。每逢哭声传出,爷爷总会闻声而动,在制止了父亲的“暴行”之后,他会拉着我的手回到小屋,想方设法用好吃的给我“压惊”。

一年春天,家里出现了口粮危机。于是,在一个夜晚,爷爷从小屋西侧的河边小道上给我家送来一小斗麦子。那时我虽然小,但也明白:爷爷是由父亲和两位叔叔共同赡养的,要是让叔叔、婶婶们知道了送粮的事,肯定会惹出不少麻烦。

我读小学时,遭遇到的最大困扰是饥饿。中午放学的时候,生产队还没有收工,父母都在田里忙碌,家里迎接我的是冷冷清清的锅灶。这时候爷爷的小屋就成了学校和家之间的一个温馨驿站,爷爷早已在小屋里为我准备了一个网球的饭团,那是我记忆中的顶级美食。许多年过去了,我脑海中时常会浮现出这样的画面:早春时节的正午,在金色的阳光下,一个小男孩猫腰穿过一片黄灿灿的油菜地,向着河边的小屋快速奔去……当年,要是没有爷爷的那些饭团,我如何度过那个饥肠辘辘的孩提时代?

覆盖在爷爷小屋上的稻草换了又换,循环之间,我上初中了,爷爷也越发衰老。1976年,88岁的爷爷驾鹤西行。临走之前,他特地嘱咐我父亲:不管家里有多困难,一定要让娃儿上学。

爷爷离我而去的48年来,我读书、教书、写字,虽无多大建树,但也没有辜负爷爷当年对我的期许。如今,我也做了爷爷,在夜深人静的时候,在闲暇愣神的时候,在陪伴孙女的时候,我常常想起爷爷和他的小屋,想起小屋里那份难以忘怀的爱和温暖。

乡土 感怀

乡村庙会

■王国梁

在我的家乡,一年中隔三五就有庙会。比如这个月李家庄庙会,下个月就是张家庄庙会,再下月就轮到朱家庄庙会了。每逢庙会,十里八村的男女老少纷纷赶来,一起参加一场热闹非凡的集会。

庙会是乡村百姓的一场集体狂欢,也是大家共同书写的一首豪放酣畅的诗。我从小就觉得,庙会是节日,因为庙会这天家家都要接近亲戚来上庙,主家杀鸡宰鸭,大摆宴席,招待客人。宾主尽欢之后,去庙会上逛一遭,把这一天过得盛大隆重又热闹喜庆。大概是人们嫌一年中节日不够多,便用庙会来凑。智慧的人们,真是懂得生活之道啊,盛大的日子一个连着一个,日子过起来就热气腾腾了。

庙会上沸腾的气氛,极有感染力。逛庙会的男女老少相扶相携,摩肩接踵,有时候寸步难行,只能跟着人潮往前走。有人在使劲儿喊孩子:“攥紧我的手!别挤丢喽!”有人高喊:“这有老人,别挤了,给留点地方!”这时候,路边有的商贩开始“指挥交通”:“靠东边走,这儿宽敞!往南来,别挤!”大家习惯了这样的庙会场面,很容易应付。

商贩们有的提前一两天赶来了,为的是抢占有利地盘。他们在庙会上摆起地摊,有的搭个简易的棚子。偌大的庙会可谓百货云集,吃的、穿的、用的,无所不有。

“走过路过,不要错过。”吆喝声此起彼伏,庙会好不热闹。来庙会逛的,必定要买点货,否则就觉着辜负了这场热闹的盛会。

逛庙会不买点小吃也是一种遗憾。小吃摊遍地都是,隔三五步就是一个,边吃边逛才有意思。乡村庙会还是各种民间手工艺人的聚集地。做糖人的、捏面人的、扎竹蜻蜓的……很多手艺人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,这些手艺人面临失传,恐怕只有庙会上才得以一见。孩子们好奇地围着,要这要那,大人们也都变得好说话,无所不应。听说庙会还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,其内容丰富,包罗万象,实在是一场热闹非凡的集会。

我在想,如今网络购物如此便捷,为何乡村庙会还能保持如此盛况?这种传统的方式之所以经久不衰,大概是满足了人们喜欢热闹、热爱聚集的心理吧。赶一场热闹的庙会,看看人间烟火,看到这么多人在热气腾腾地活着,人会从心底里生发一种踏实满足的幸福感。

闲庭 随笔

满院篱笆觅乡愁

■尚继慧

栅栏即篱笆,在家乡人们习惯称作杈子。夹杈子,就是用树枝、竹竿、荆条、秫秸等,在埋好的立柱两侧顺势摆放,或稀疏或稠密,用榆梢捆绑。可不要小瞧这道类似围墙的篱笆,从春到秋,它托举着浓浓绿叶、朵朵鲜花、累累硕果,它是一道绝妙的风景。阳光照在篱笆上,影子映在地面,陆离斑驳,把平淡的日子、琐碎的家常,谱写成一首隽永的诗行。

“篱门纵野花何去,和煦春风漫栅栏。”未进阳春,村里各家各户就忙着整理院落,夹杈子,修菜池,在桃李含苞待放之日,小院已经容光焕发。尤其是那一道道篱笆,将田园风光彰显。

我很是怀念那段令人难忘的时光。

记得小时候,家里多是秫秸杈子。父亲事先将秫秸用镰刀切好,母亲让他去大田干活,自己动手夹,有时喊我们帮忙。她先用镢头刨条垄沟,埋几根粗木桩,再架好横梁,便指挥我们将秫秸杆抱来,一把把或一根根地戳进沟里,上头结实地绑在横梁上,下面再培土踩牢。若是当作阻挡鸡鸭的墙头,就把秫秸拢密,若是只做隔断,则可稀疏点,甚或有时母亲还特意编出镂空花样,说是有利于葫芦、丝瓜秧钻来调去向上长。这杈子,看似是一道藩篱,实则是母亲的希望,在她眼里,夏天,栅栏上会爬满油绿的瓜秧,吊着诱人的瓜果,那是小院生机勃勃的标志,那是小院活色生香的标配。

篱笆,几乎谁家都有,哪户都见,习以为常,但越是平常,越显其重要。夏天,是这杈子的高光时刻。那藤蔓爬到顶上,将栅栏染得青青绿绿。硕大、繁密的叶子间,点缀着或黄或白的花儿,半大的瓜零散地垂挂其上,日夜招摇。牵牛花不甘寂寞,也许知道主人不会伤害,便沿着栅栏使劲往上攀爬,每天清晨,早早就吹开粉色、紫色、蓝色的喇叭。蜂儿、蝶儿围着花朵,嗡嗡地飞来绕去。加上杈子里面的菜地,这一块翠绿,那一块嫩黄,低的韭菜、生菜,中的茄子、辣椒秧,高的黄瓜、豆角架,将园子装点得花团锦簇,饱满丰盈。

晌午过后,日头渐斜,将篱笆的影子越拉越长,母亲坐在蒲墩上,手里不是做着针线活,就是摘着豆角。邻家大婶或大嫂过来,或是拽过小凳,在阴凉处坐下,拉起家常,有说有笑,或是特意送来几个煮玉米,临走母亲递上三两根黄瓜,亲密无间。

篱笆,给农家小院添彩,挡了鸡狗,像道墙;邻里之间,隔空喊话,互递东西,似无阻隔。与石墙、土墙相比,篱笆谈不上结实,但其好处也显而易见,比如透光、通风,因而富有灵气,赛过石墙的生硬与冷漠,否则那瓜秧也不会尽情攀附。篱笆,这绿色屏障,宛若院里的锦绣屏风,变成宅院风水生起的象征。

篱笆,于左邻右舍而言,是条清晰而又模糊的分界线,“蛙声篱落下,草色户庭间。”到了秋天,这条分界线又变成另一番景象,除了几个老冬瓜依旧吊在上面,其余枯秧则被母亲收拾干净,挂上了玉米棒,一串串,一排排,金光闪闪,显示着庄户人家的五谷丰登。

庭院篱笆觅乡愁,见到栅栏思故园。老家少年时的那排杈子,依然在心中扎着,使我无论身处何地,都不至于迷茫。



人生 行板

星夜

■张金刚

最爱在小城独行,特别是在夜里。

当最后一抹夕阳以最炫目的色彩落幕,隐没在楼宇、远山之后,渐着浓墨的天空,便开始恣意撒星星。一颗,一颗,东方亮了西方亮,毫无章法,惹逗着人眼。数得失耐了性子,夜也不再抖机灵,很快地撒了漫天繁星,和盘托出全给了我。

我心向繁星,便逐星而去,信步走入老街。老街不长,年头却长。街边昔日繁华不再,沉入了历史长河;曾经的居民不在,离老屋奔赴新生。沿街房舍,关门闭户,一片昏暗。抬头望向夜空,星却亮了起来。

不知谁在唐朝有心无心地植下一棵槐,根深叶茂一千年。植树人早已作古成了星星,在夜空望着老槐树一年年叶荣叶衰,花开花落。老槐树也已成了洞穿世事,静默不语的智者,居高望着树荫下一代代人生老病死,悲欢离合。

古槐下,小县唯一的新书店,已在此矗立几十年。新华书店,作为书香氤氲的精神殿堂,吸引着几代人追随仰望的目光,它将灿若繁星的知识,倾囊播撒在了曾被贫穷笼罩的小县,点亮了无数读者与学子的梦。我也深受其益。

正是从县城新华书店买出的课本、教辅,伴我读完了小学、初中,以优异成绩考入师范学校。我教过的学生,也是读着这书店的书,成长、成才的。我们虽身居偏远,但星光可达。

绝美星空下,我的老师带着我们,我带着我的学生,都曾举着自制星空图,或依循学到的星空知识,在操场上辨识星星、星座;或打开手电筒,用光柱在夜空划出一个个神秘的星座形状,想象着一个个神秘的星座故事。我,以及小城热爱文学的人,定对新华书店陈列数层的文学名著记忆犹新,都在心中揣了几本,走上文学之路。走着走着,自己的书也摆了进去。

书店西侧,有条著名的“赵家胡同”。从这胡同,走出了一位革命烈士——赵云霄。小城虽平,虽深居太行,却较早受到了党的光辉的照耀。赵云霄与丈夫陈觉慷慨赴死的英雄故事,在阜平大地传颂。她也成为云霄之上,最美最耀眼的一颗星。

胡同口,一位年轻爸爸正陪幼女放烟花。绚烂的火花,随着二人手臂的晃动,在空中划出两个漂亮的光环,“噼噼啪啪”,闪闪烁烁,映照着欢愉如花的笑脸。小姑娘伴着银铃般的笑声,开心地说:“爸爸爸爸,快看,一闪一闪亮晶晶,真像好

多小星星呀!”说完,大唱起了《小星星》,惹得她的爸爸也大声附和,像个孩子。

在农村度过的童年时光,星空不离不弃,不言不语。夏夜,躺在母亲怀里,抬头看着广阔的星空,在嫦娥奔月、牛郎织女、天狗吃月的奇妙故事里,静静地数星星,然后沉沉睡去。有时,和小伙伴一起趁着明亮的星空,疯跑在村庄每个角落,捉迷藏,打游击。天上的星星拥挤而热闹,头顶的萤火虫闪烁飘忽,地上的孩子兴奋到了极点。有时,孩子们突发奇想,攀上山头,想要摘下星星,却只能喘着粗气,望“星”兴叹。有时,孩子们铺张凉席,躺在房顶,望着无边无际的星空,想着无始无终的心事。

有星星相伴,总是那样纯真,那样静美。我走出老街,虽看不到,却分明能感到,满身披了星光,有光亮在伴我夜行。这光亮,来自满天星斗,来自总为我敞开心怀的老街,更来自我潜藏心底不曾改变的坚守。认准的事情,就一往无前地大胆做下去,总会迎来欢庆的烟花绽放夜空,与星光共舞。

夜已深,灯已稀,满天的星星更密更亮了。星夜独行,我心亮了:今夜星光熠熠,明天定会阳光灿烂。